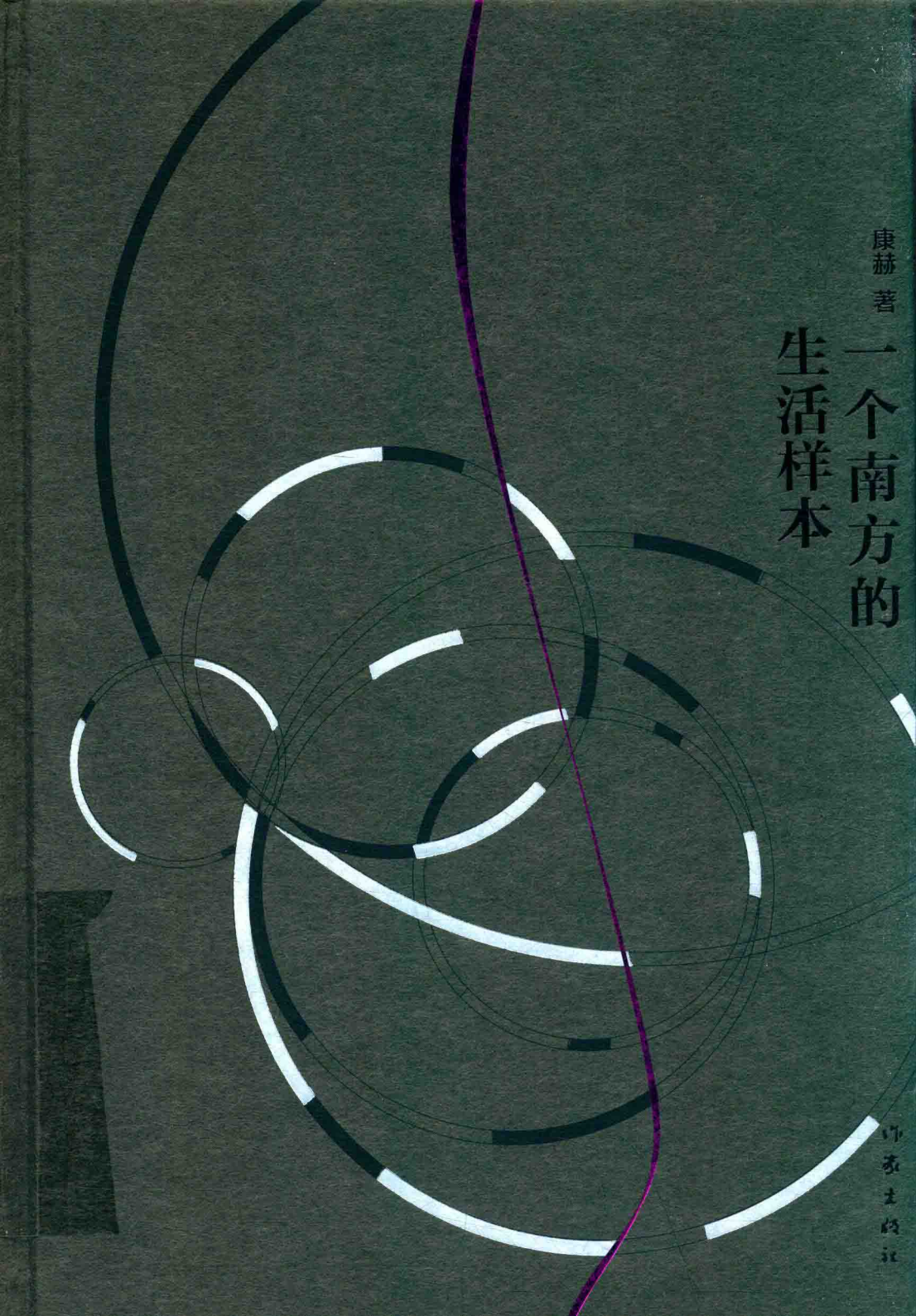


康赫 著

# 一个南方的 生活样本

作家出版社



康赫 著

# 一个南方的生活样本



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一个南方的生活样本 / 康赫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063-9522-9

I. ①—… II. ①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3595 号

## 一个南方的生活样本

---

作 者: 康 赫

责任编辑: 李宏伟

装帧设计:  合和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mailto: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 × 210

字 数: 423 千

印 张: 16.875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522-9

定 价: 78.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摄影：廖伟棠

康赫 浙江萧山沙地人，垦荒者和流浪汉生养的儿子，1993年8月开始居住北京，经数度搬迁，从王府井来到了回龙观，随后从老家接娶了妻子，随后又有了一个儿子，其间换过许多职业，家庭教师，外企中文教员，时尚杂志专栏作者，大学网站主编，演出公司项目策划，地理杂志编辑，日报记者，戏剧导演，美食杂志出版人，影像作家，样态设计师，大学客座教师，当代艺术鞭尸人，影像写作倡导者，由实而虚，直至无业：一位从不写诗的诗人。“北京犹如沙地，是流浪汉们的故乡。”他说。因而他的命和他的父母一样，是垦荒。

# 目 录

## 李得儿

### 002 · 第一章

002 · 第一节：台球高手的新式拼音

011 · 第二节：艳史回顾

027 · 第三节：滋补品，毒蛇

031 · 第四节：阳台所见

035 · 第五节：尾随美女

041 · 第六节：与苦命汉子擦肩而过

045 · 第七节：高月半得道

047 · 第八节：想起一起医疗事故

### 058 · 第二章

058 · 第九节：窠里好汉

074 · 第十节：上来一趟

079 · 第十一节：我来推销两只打火机

084 · 第十二节：你闯祸了

090 · 第十三节：溜冰线路，从诸窠到局长室到财务窠

105 · 第十四节：倚天屠虫

### 117 · 第三章

117 · 第十五节：怨恨女神

126 · 第十六节：英雄在游荡

147 · 第十七节：向着博物馆继续游荡并折回找人

155 · 第十八节：应聘

159 · 第十九节：一对袖珍夫妻的长途对话

167 · 第二十节：女记者的下班路

### 182 · 第四章

182 · 第二十一节：两只鬼胎

189 · 第二十二节：等待时机

197 · 第二十三节：晚宴

## 麦 弓

### 210 · 第五章

郭  
蝦

320 · 第六章

病  
房

362 · 第七章

体  
育  
馆

442 · 第九章

夜  
巡

476 · 第十章

吕  
蒂  
蒂

390 · 第八章

# 李得儿

# 第一章

## 第一节

### 台球高手的新式拼音

“g——a——?” 上门补课的五年级学生双手插在裤裆下危坐在沙发边缘，两脚并拢，半个屁股悬空，白领子上的风纪扣，紧箍着一根细脖子。

“g——a——” 李得儿洁净细长的右手食指和拇指从外侧眼角滑向内侧眼角，在高高的鼻梁的低低的谷地会合，将两粒眼屎灵巧地搓成一坨，淡青色，半透明，黏胶状，无异味，天朝百姓特有的午后财宝，弹向了幽暗的窗玻璃。

“g——a——” 五年级补课生翻起小方脸上的冲天鼻，猛然答道，“g——a 咕！”

“好！g——a，g——a 咕，闻所未闻，世界一绝，中国第二。” 李得儿说着揭开了毛毯，一点式“啄木鸟”牌淡蓝内裤，覆盖着洁白灿烂的肌肤，那弹性十足的幽暗一角。他跷起双腿，屁股尖旋转九十度，在床单上拧出一个凹陷，走下床来，轻晃着因为漫长的午间小睡变得昏昏沉沉的脑袋，来到敞开的衣箱前边，从里面里拎出

一件白色的“恺撒”牌T恤，套在脑袋上，说：“这是第一课。”

他踮脚转过身来，从身后的书柜上抓起那瓶自制蛇酒，嘣，拔了软木塞，将一只眼睛贴在瓶口。一条棕色小蝰蛇立刻探过头来。嗯，两枚小毒牙依然晶莹剔透，只是，眼珠子已经被酒精腐蚀，蒙了一层白翳。蛇皮松了，肚子也瘪了。不能晃，不然底下的沫沫全都会漂上来。好腥啊。乳白色的沉淀物，全是丫醉生梦死之时之屎~恶毒！真他妈搞错了。应该先让丫饿上两天，等丫把肚子里的脏东西全都排泄干净了，再放将进去。多乎不多。下次可得记住。李得儿小心翼翼把酒瓶倾倒过来。一大队白泥便跟着泛了上来。他停了一会儿，将嘴凑上去。真他妈腥。营养肯定都在这腥味儿里。一小股阴阳怪气的白酒，混合着从毒蛇牙尖喷出的毒液，流向李得儿的舌头。这条与女人们做惯了口水交易的东西，自以为百毒不侵，这会儿怯生生地卷了起来，悬空着，怀疑着。是吐出来还是咽下去？To be or not to be？女人毒于蛇，没有问题我的王子，有半口是蛇大便。他犹豫片刻，咕咚咽下了。蛇头趁机溜到瓶口，舔了一下李得儿的舌尖。下去坏东西下去。小毒蛇张大白乎乎的嘴，两个弯弯的牙尖上还滴着毒液，吓得我忘了闭上嘴，正好让丫从容钻进我口腔，滑入我咽喉，堵塞我食道小肠大肠十二指肠盲肠和直肠，来到胃腔。但直肠好像在肛门的上一段。天哪到底是胃在上肠在下还是胃在下肠在上？这得看是先消化后储存还是先储存后消化。一个经院生理学的问题，与反经院营养学毫不相干。那就算了。我胃里的酸液够不够浓以便把蛇彻底销毁？腹部在燃烧。蛇在飞舞，向密闭的椭圆球囊的每一面带软刺的肉壁喷出怒火。千万别烧出一个洞来让丫杀进体腔去，那里有我手无寸铁的心、肺、腰、肝、胆。它横冲直撞，穿过胸腔横膈膜爬上肩膀，最后从我耳朵里横空出世。既然如此，就让丫在胃里撒点儿野吧。可那里也一样不设防啊，除了一个多小时前下肚的这会儿已不分彼此的米饭鸡块西装鸡太难吃

嚼起来像豆腐皮儿萝卜干咬得牙都发酸霉干菜好吃下次炖肉记住了得多加糖西红柿哎醋早知道要消灭一条小毒蛇就多喝点儿醋了酱油猪油色拉油啊梅城的油渣面才是人间至味啊就数东门饭店做得最好酱油汤面上撒一把金黄的猪油渣再撒上一把切得细细的小葱绝了怪不得人家叫葱花呢行下了班儿就去东门饭店吃油渣面去对了一个老玉米这里的人却叫嫩玉米对了口香糖咖啡龙井茶一撮爆米花一只饭后梨一小块西瓜肯定有几粒瓜子儿马王堆这具不知名的九十年代男尸肠子里有一粒西瓜子儿抽过烟一堆混合烟的烟雾南方很难买到混合烟奇怪的是混合烟却大都是南方卷烟厂出的一个北方出生南方工作的烟民得去北方买南方出产北方销售的卷烟但烟不经胃而是由肺部吸收一小部分进入血液循环大部分重新由呼吸道排出体外你丫抽烟过肺吗我可不是形式主义烟民正宗得叮当响将以肺癌送终的烟民酒烟茶一起上简直就是大染缸啊烟熏之酒润之茶涤之我喝茶时咽下过几片茶叶要是每片都吐出来就太麻烦了这是喝中国茶的乐趣人的嘴唇与自然的茶叶直接接触哪怕有数不清的麻烦照样比你英国茶有滋有味有香有声有色有形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不管了对了半只生辣椒一根黄瓜对了昨晚还喝了一大杯牛奶昨天的不能算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吃过这么多乱糟糟的东西得倍加小心不然众元素混合定将产生难以预见的副作用甚至毒性有一天中毒而死死因不明老爸号啕大哭他捶胸顿足啊啊死因不明啊我的儿子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不管了，除了除了除了就只有一片胃酸的大海了。腹部在燃烧。人与蛇的剧烈搏斗正在进行。双臂张开仰面朝天的拉奥孔。痛苦还没有扭曲一切。请在这儿打住。就在这一点上，悲剧发生前夕最静穆庄严的一点，最能显示崇高美学的一点。李得儿从嘴上挪开酒瓶，看到那条小蛇软软地滑到瓶底，搅起一团更大更混浊的白泥。

“你来一口吗？”他问五年级补课生。

对方正在抚弄竖在墙边的那支气枪，这时抬起头来摇了一下。

李得儿把酒瓶放回原处，从写字台抽屉里拿了一盒铅弹，有点儿沉，扔到五年级补课生怀中：“推开后门，便到了西山脚下，墙根有一烛台，点上蜡烛之后就可以试一下你的枪法了。不过你得站到外头客厅去射击，不然距离太近了，缺乏难度。这是重磅气枪，压气的时候要小心。这把枪有些偏差。我的左眼有视偏差，我是按着它校正的。你得重新校一下。”

五年级补课生低着头费力地扳开了压气杆。可别轧坏了手指。咔嗒。拉到头了。没事儿了。李得儿缓缓掉过头去，踩着“冒汗”牌地板走进了卫生间。他用冷水轻轻打湿面孔，挤出一点“柔柔柔”牌洗面乳均匀地抹在脸上，等会儿，得让洗面乳和肉眼看不见的小灰尘做足至轻至柔的化学反应。客厅里传来啪的一声。一个铅弹飞出。烛火纹丝不动。绝对的。都跟你丫说了得先校一下枪，不校哪成啊？他听到五年级补课生抽鼻子的声音，随后是脚步声。丫进卧室去干吗？要是没打中就该再装一粒铅弹接着打呀。莫非，打中了？！重新去点蜡烛了！李得儿拧开水龙头，用“富氯”牌自来水拍了几下面孔，睁开眼睛，一滴水珠滑进了眼眶。酸。涩。眼泪出来了。没洗干净，还得再洗一遍。拍拍拍拍拍。一百下吧。可以了。他拿干毛巾擦了把脸，又听到了五年级补课生鼻子抽抽的声响。“简短的第一课。”他边抹着“维纳斯爱液”牌面霜边大声说。没反应。阴阳怪气。我早就看出你丫是个十足的捣蛋鬼。他弯腰站在妆镜前，往黑发上挤了一团“宋玉”牌发蜡，拿起“象牙”牌塑料梳子，从额头开始，一手轻压梳子让它铲匀了发蜡，将光滑的头发细致地分向两边，继续大声说：“从中，我已看到你混乱的过去，蒙昧的现状，以及，远大的未来。”啪。又一个铅弹飞出去。烛芯断裂？火苗灭了？还是刮一下胡子吧，早上才刮过，一睡午觉又长出了一截。胡子和头发都是在你没有防备的时候偷偷溜出来的。“胡不归”牌剃须膏已经用完。挤。空空空空的叹息。只好生刮了。又抽

鼻子。把丫小冲天鼻给割了。咔咔。下颌上胡子被生硬地连根割断。李得儿说：“请转告令尊谭老板，户外你是天才，屋里你是傻×。你的学堂是马路公园和广场，露天台球摊和半露天游戏机。现在，补习结束，永远地结束了。”李得儿放慢了剃刀，让它从脸上唯一的那颗小青春痘光亮红润的表面缓缓滑过，但也因此不得不放过紧挨着它的那根胡子。他让刀锋自下往上抹去。嗤。嗯，行了。

“谢谢老师。”李得儿看到五年级补课生站在卫生间门口，认真地向自己鞠躬。

“不玩儿了？”

“不玩了。”

“打开风纪扣了吗？”

“没有。”

“打开了再走吧。等一下，你平时都玩儿些什么？捏泥巴？捉迷藏？打扑克？摸女人屁股？遗过精吗你？”

“斯诺克，其次，电子游戏。”

“能二击子打 KISS 球吗？”

“能背杆击母子碰第一子碰第二子碰目标子进洞。”五年级补课生背课文似的说，把自己的天赋陈述得如同一件过错那样客观。他看着李得儿，毫无表情地嚼着上嘴唇。

这小小的脑袋已在向妻子心灵商量孕育一团喜悦的情绪了。那就再推它一把。洞察一切的催生婆李得儿，决定在它即将降生的出口处铺上一块温暖的软垫。他把脸拧得歪歪扭扭，让皮肤绷紧，然后挥动剃须刀，刮起了另一边的胡子。

“吹牛不打草稿。本人业余九球九段，从未在场面上见过你这位背杆三击子双 KISS 的高手。”李得儿说。

“我见过你。”小学生一把抓住自己的衣领往一边猛扯，动作固执又夸张，似乎不是要打开风纪扣，而是想要把自己的小脑袋从肩

上搬走。领口开了。就像初生的小草，他细长的脖子在敞开的领子里扭动着舒展开来。

见五年级补课生眉开眼笑，李得儿也暗自得意。接生成功。

“你打的是露天台球。我两年前就打完这种低水平台球了。”五年级补课生说。

“你的意思是说，你是真人不露相，是在体育馆对面那家小台球房打二十块钱一分的顶级高手？”

“你去那里找我，我每盘让你三十分。”

“每盘赢我六百？得，还是拿它们滋润你那些任课老师干瘪的钱包吧，你的成绩单就不会这么红成一片了，赶紧的。”

“要会考了，说道这次模拟摸底不能以前那样将就了。”五年级补课生往两边牵动脖子，考试的阴影让这根细小的脖子一时重新变得僵硬。他嚼着嘴唇，不时抽一下冲天鼻，愣愣地看着李得儿。没有坚持太久，他忽然“嗤嗤”咧嘴假笑：“上星期我抢了卷子，语文老师还没发我就抢了。”

“釜底抽薪，牛×！”李得儿摸一下青光长亮的下巴。滑溜滑溜的。一根根纤纤玉指从上头蜿蜒而过。她们闭起双眼，嗅着附近哪儿发出的兰麝之气，春情摇荡。“然后呢？”李得儿问。立马筋骨软，玉体乱倒，两腿跷高，喔操。揭起你的盖头来，让我来把裙儿掀。

“语文老师就来追我，一直追到男厕所门口。她不敢进去。等她叫来男老师，我早就把试卷扔进污坑，跳窗逃了。”五年级补课生短促却诚恳地笑了一下。他看出来了，这等几科业绩根本不够格在我李得儿大人面前炫耀。五年级补课生于是最后抽动一下冲天鼻，说：“我走了，老师。”

李得儿扬起下巴，往镜中水仙般的情影投去深情一瞥，小心着魔，不不不，女人的身体里有我最好的倒影，这才让手中的剃须刀

咕咚落进水池，用一股急速的清水，将刀口的断须一古脑儿送入下水道。可惜了。应该把每一截胡须都交给我们伟大的女性，将其最大限度合理利用。请踊跃认购“得儿”牌断须，五块一截不论长短，但请事先清洗手中垢鼻中屎，在第一时间将得儿麝香这一稀世商标铭记于心，以免与其他劣等杂毛相混。李得儿走到五年级补课生旁边，拍拍他的肩膀：“你的牛×，唤醒了我更牛×的记忆。”九岁就开始勾引班主任了，爱哭爱发呆爱受委屈爱忧郁。装得可真他妈像。那位十八岁的高中毕业生，叫王什么来着，真他妈漂亮，终于有一天，让我尽情搂着她，在她怀里痛哭了一场。牛×啊。之后这就成了家常便饭。

“放学了，去你的故土走你的旧路吧。”李得儿说，把五年级补课生轻轻地推出了门外。

“学费放在你桌上。”五年级补课生傻呆呆看着李得儿说。

“今天的？”李得儿愣了片刻，问道。

“今天的。”

“哈哈，你打台球赢来的。”

“是我爸爸让我走之前给你的。”五年级补课生边说边下了台阶。

“行。课不用来补了，但若是你父亲谭大人有钱没处扔，就全都送来好了。”他冲着孩子的背影大声说，关上了结满水珠的松木门。卧室门也在冒汗，地板上一片水影，全是“多汗”牌。“南方的气候多养人。”我妈说。您自个儿过来养一段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冬季或是梅雨季都行。可不能拿这话去刺激她，说不定真的就搬过来跟我住了。虽说我一向把您老人家当作亲妈对待，可是，唉……为了保湿，她们连命都可以不要，更何况她的新一轮夺夫大战才刚刚打响，虽说我爸不思进取找的女朋友无论年龄还是长相一个比一个更接近我妈，可在细胞的水分含量之争上，她向来都输得很惨。在四十和五十之间，女人的每个生日都是一次辛酸的大溃败。行吧。

气枪已回归原位，以原角度斜倚西墙。桌上放着那截被打烂了的蜡烛，从上到下等距离十个洞孔，虽说大小不一，却全都擦芯而过。烛体寸断，却依然能连成一线。牛×，远在我之上。还真有可能是一位斯诺克高手。可惜我两只眼睛一个近视一个偏视，都不正常。“哎哎，酒全都倒在外头了。”胖子高月半叫起来。谁能保证我喜欢的女人不全是丑八怪呢。这不会。鲁芳芳，微笑着看着我。她看我的时候总是那个笑容，不冷不热不放光，可就是好看。脖子上的蓝点子，好诱人。能摸得着吗？不管摸不摸得着，不管我看偏了多少，她脸部的其余部分也会跟着作同方向等距离偏移。所以，我看到的她仍是别人看到的她。我心中的美人也仍是别人心中的美人。区别是我胜利了，而他们只是看到了。我也错过了。痛心。夜里她来找我。我正跟噢，那个那个噢白薇薇，疯女孩，惊心动魄的一夜，借着一股子疯劲，不是骚劲，光着身子在我面前转呼啦圈。阴毛乱飞，双乳叮当。不是疯狂，是精神失常。这病由鄙卵抽一抽，就抽好了。病虽定然抽好，祸也绝对惹上。幸亏早断了。那张娇嫩的面孔，没几天就长满了青春痘。惨哪。看上去更像个疯婆了。再不能去江南大厦。有好几个漂亮妞。不行。危险。“π看上了他对面柜台的白薇薇，真当。”胖月半说。这事儿不能让他们知道。这苹果有些干了，扔了吧。你的使命早已完成。李得儿抓起苹果扔进了墙角的垃圾筐里。东晋破陶缸。两个烟头。吕蒂蒂从她那位傻瓜丈夫那儿偷出来的。“真是东晋的，只是不值钱，当烟灰缸可能还不错。”她说。国家三级文物，价值五块。若卖给老外能判上三年。底下是，一张一百块。丫还真留了学费。李得儿从烟缸边上捡起最后一粒洋参丸扔进嘴里，仰起脖子，跟上一口隔夜开水。这口有些走味的凉白开透出参液的丝丝凉意，传遍他全身每一根经络。他闭上眼睛，排除了一切杂念，以免错过整个滋补过程的哪一个细节，因为这不光是一种享受，还是一种监督。哼，哪个营养分子都别想舞

弊，溜到它不该去的地方。下次碰到  $\pi$  问问他大小周天的线路，以便最大限度吸收滋补品中的乾元之气。完了。我刚才喝过一口蛇酒。是否会起反应？也许已经开始了。中毒身亡。诊断书：死因不明。“我知道，”我从停尸车上挺起身大声说，“是由于食物结构过于混乱。”边上所有解剖医生一个个目瞪口呆。老爸号啕大哭。可怜的孩子啊，死因不明啊。柜台上竖着一大瓶药酒，里面泡着三条毒蛇一支人参。既然可以公开出售当然安全可靠，比如中草药。蛤蟆干蟑螂干蝎子干蜈蚣干蛇皮干蝉壳干鸡肫皮干苍蝇干蚊子屎干。屎干？麦冬干枣子干枸杞干红花干地黄干茯苓干草灰干。灰干？小小的铜盘秤。鼻梁上架老花镜的老头，低头瞄你一眼。

秤杆翘起小铜砣，  
三钱薄荷四钱蛤蟆油。

药到病除。李得儿舒出一口气，睁开眼睛，伸出食指和中指，从那张百元大钞底下拎出一张电信局寄来的停机通知单，歪着头凑过去，大声地：

“因李得儿大人拖欠本局电话费逾期未结故自今日起暂停1234567之通话服务待电话费及滞纳金悉数补交后可重新申请开通。”停机通知单从李得儿指缝落下，轻轻磕了一下桌沿，擦出嘶的一声，飘向“多汗”牌地板，在快要落到地面的时候，轻荡一下又重新扬起，慢慢悠悠飞回到李得儿大人面前。嚓嚓，嚓嚓，它摆弄着优美的舞姿：

“你真要把我扔了吗？”

“就是。”李大人说完对它吹了一口气。它飘开了。

“看清楚了吗？”它在废纸篓上方缓缓降落。

“别让我再看到你。”